



中篇說部

孟姜女

張恨水編著

北京出版社

中 篇 說 部

孟 姜 女

張 恨 水 編 著

王 叔 暉 插 圖

內 容 提 要

秦始皇灭了六国，下令焚書。雍丘邑的諸生万喜良，因为自己的書被收去焚毀，極为不快，便出去散步，到了孟氏花园，遇見了孟姜女。她的父亲孟德隆和万喜良交談后，覺得这人很好，就將女兒許配給他。他們結婚不久，秦始皇又广征民夫，去修筑長城，万喜良也被拉去。他在做工的时候，受尽了监工的軍官和工头的折磨，虽有好心的伙伴帮助他，安慰他，但終于因体力不支而死了。孟姜女在家里紡織侍奉公婆，不料公婆因想念兒子而先后死去，她便决心去找丈夫。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到了長城，才知丈夫已死，她也就跳城而死。做工的人把他倆合葬了。

这故事描述了孟姜女和万喜良对爱情的忠貞，秦始皇和他的爪牙对人民的殘酷奴役，以及善良人民之間的互相关怀。这是自孟姜女的傳說以来，故事較完整的一部小說。

中篇說部 孟 姜 女 張恨水 編著 王叔暉 插圖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單廠線胡同3号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張：3 7/16

字數：63,000

1957年12月第1版
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-80,000册

統一書號：T10071·193

定價：（6）0.32元

一、焚書

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，便降下一道詔書，命令天下：除了医藥、卜筮、种树几种書之外，無論什么書都要燒掉；就史官那里，除了秦国的史書之外，也要一齐燒掉。他还定書的限期，以詔書下来之日起，三十日为限。古来走路，的要算是騎馬了，一天也不过走百十里路，因此离都城二千里路开外的地方，那詔書上的限期，就沒有不誤。若是到了限期不燒，那就拿事主到官衙，罰为“城旦”。“城旦”是一种伏子，專管打扫城牆，以及城牆以外的街道。要是四年。受了处罰，还得在人的臉上刺下字来，拿汁水一洗，一輩子洗不掉。

詔書下到雍丘邑（就是現在河南杞县）。县令把竹簡鈔录的詔書一看，知道燒書只有三十天限期，於是赶快把鈔录的詔書，送到各乡。

这詔書送到万家村这地方，就牽涉到这里的一位万喜良。他是一个讀書的諸生，当时讀罢詔書，心想着：这始皇帝好厉害，怎么連我百姓自己鈔的書，都要燒掉呢？而且詔書規定了三十天为限期，在路上除耽誤了十天开外，只剩二十天的期限了，这事我还要稟明父亲再說罢。於是走回內房，見着他父亲万善田，把事情詳細說过。万善田身上穿着藍綢褂子，头上系一塊黑头巾，鬍子很長。当时，他听兒子这一番話，因道：“既是县令派人来把詔書念了，这是皇帝的上諭，誰敢抵抗。明日，我家里用的大牛車拉来，把竹簡啦、木

牒啦一起裝上，然後送到縣里去，請縣令看過，就在縣衙空地上，點着一把火，將它燒了，倒也干淨。”萬喜良牽了牽身上的藍粗綢衫子，躊躇着道：“這些竹簡，用書刀刻起來，費了多大的事，刻了多少時候，真是不易啊！”萬善田見兒子這樣躊躇，覺得好在還很有幾天限期，只好當下不談。

第三日，縣里來了兩個騎馬的公差，到了萬家門口，一人在馬上問道：“萬喜良在家嗎？”萬喜良在書房里還不曾答話，這兩個人便下了馬，將馬系在他的門旁，都拿着木棍子馬鞭，一直往他書房里走。萬喜良看到，連忙起身坐。

這兩個人也不理他，把書房看了一番。原來他鈔的就是竹簡，四圍都堆得滿滿的。這些竹簡，用書刀在上刻了字，字刻得很大，一片竹簡只刻很少的字，等刻了十多片就用線一穿，叫做一冊。所以鈔完一本書，就要用很多的竹簡，也要費很大的事。萬喜良將屋子四圍，都用木板架着，上面堆着線穿上的竹簡，這就是書房。此外有一尺多高的桌子，桌旁有蒲墩，那就是主人鈔書看書的地方。

甲公差說：“你家里沒有什麼，倒是鈔的書很多。前天我們送了詔書來，你是看過了，怎麼你這書還不曾動？”喜良站在一邊道：“我們自然要搬的。只是我們家人少丁單，要搬這些書到縣里去，如何能夠？我正為此事，在家里發愁。不知道這些書，可不可以陸續地搬？假如說可以……”甲公差連連搖着頭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這時萬善田從外面回來，看見兩匹馬系在門口，知道是公差到了，連忙進門，一人一揖，便笑道：“我是準備搬書的，但是車子不夠，打算明天在本村里雇兩輛車，再和我家里的車子，裝好一齊搬到縣里。”乙公差道：“這個你們還不

会办嗎！你家書多，差不多全县人都知道的。現在我們要点上一点数目，看一共有好多册，点完了，还要看你家另外有沒有書藏起来。若是沒有，你父子具一个結，那就完了；如有藏書，那就唯你父子是問。听明白了沒有？”

他父子二人一听这話，不但藏書藏不起来，就是有几片断簡殘篇，打算在屋里收藏，也不能够，因之万喜良站在那里，只管發愣。善田知道这是公差，得罪不得，便陪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而且这样办，我們才干干淨淨。”兩位公差，同一笑。

乙公差將手上馬鞭子搖着，对二人道：“你二人沒有什麼了吧？我可要点書了。”善田連說“請便”。兩個公差趁父子二人都在当面，將簡、牒兩样全点了一遍。善田趕到廚房以及睡床底下摸上一摸，倒摸到了几塊竹簡，而且點掉了，這就在公差面前說明，家里实在沒有書了。甲公差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告訴你吧！山东六国，比秦国的兵多到三倍，被我們始皇帝一个个都把他消灭了。你們若不按照詔上去办，你摸摸自己肩上，長有几个腦袋！”說畢，就拿着馬鞭朝門上一扫，打得咚咚直响。

喜良虽然十分生气，但仍旧和顏悅色，只是站在旁边，一語不發。善田笑道：“是是！还有什么事吩咐？”乙公差道：“你具个結来，說書已点清了，委实就是这些，在这以外，除了种树、医、卜这些書不燒，若还有書，不曾燒掉，就情甘領罪。”

善田就連連称是，对兒子道：“就照剛才公差說的話，我們具个結吧。”喜良不敢說什么，案子旁边有一个四方的木桶，里面插了許多沒有字的竹簡，自己坐在蒲墩子上面，在矮案子上拿起書刀，就靠住案子，把沒有字的竹片，照那公

差的話刻了，然後站起來，把竹簡遞給公差。公差看了一眼，便道：“我們走了。書要拿去燒，照着我們點的數目，一片都不能少。還有，我得交代明白，你明日須把書送到縣里！”善田只管說是知道，恭恭敬敬將二位公差送出了大門，看着他們騎上馬走了。

萬喜良站在房裡，歎了一口氣。他的母親何氏，就走出來叫道：“公差說的話，我都已聽到了，送去就送去吧，明天找一找哪家有書，再鈔上一部。”萬喜良不由得笑道：“再鈔上一部，到哪里去鈔呢？人家有書，也是一樣要燒的！”何氏想也是，便笑道：“可不是。就不要這些書吧。我兒隨父也好。”喜良向來講孝道的，便答應“是”，扶了母親去。

次日，萬善田再不問兒子是否同意，就本村裡雇了輛車子，加上自己的一輛，一共三輛，擺在院子裡。他將些竹簡，一串一串地抱著出來，就往車子上放。喜良看！心裡非常難過，就走近來，對父親道：“縣里兒想不去了，得親自看到一把火把兒一生心血燒了個乾淨。我想，對縣的事，父親一定辦得很好。”善田道：“我本來打算不要你去，你看，現在正是三月半邊上^①，千紅萬紫，田野上好看得很，吃了飯，出去遊逛遊逛吧。”喜良答應“很好”。於是善田趕了車子上縣里去了。喜良吃過早飯，告別母親，就出門去了。

① 秦朝的曆法是以現在的農曆十月為正月，因此說秦朝的三月，就是現在的農曆十二月。但是若依照秦曆來寫，恐怕讀者更為糊塗，所以小說中還按現在的農曆算，以免誤解。

二、窺 園

這是三月正中，萬喜良穿件夾袍，太陽晒着暖烘烘的。那溪邊一排柳樹，正是長得綠陰滿地；其中雜了兩棵桃樹，更是紅得愛人。有時候，遇到一個村子，滿村庄全是新綠，里面也夾雜幾株鮮花，有深紅的，有淺紫的，覺得很好看。這樣看了一村，又是一村，好景就時有變幻，看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回家。這時，善田也回來了，說起縣令，倒沒有說什麼，看着把書燒了，就讓人回來。喜良也只說：“真是罪過不小！”

次日，喜良跑進書房，那四週擺滿了的書，現在連一片竹簡也沒有了，房里直覺空洞洞的。從前若遇到這種好日子，他總是把書搬到案上看着，竹簡翻過去一片，又翻一片，有時有個蜂子，飛進房來，嗡嗡地亂叫，這就很有意思；現在書沒有了，覺得在殘缺的書房里守着太沒有趣味，還是去遊春吧。想着很對，就告知父母。父母都極力說好。他待吃過午飯，便走出大門，昨天是往東走，今天就改往西走了。

走了十幾里路，見前面樹木茂盛，一直二三里路都沒一株短小的雜樹。這樹林的南邊，有一條清溪流出，剛好把人行路微微隔了一隔。走近清溪，那水自樹林中流出，夾雜了許多花瓣，在水紋中慢慢兒細流。喜良看見，心中暗暗叫好，就順了這清溪自南往北，緩緩細步。忽然見前面有一雙紅漆門，兩旁一截短牆，都用麥莖細細遮了。牆里種着不少樹木，有幾枝鮮花從牆角上露出來。

喜良自牆外高處，看這里面，好像是人家的園林。細細地用耳朵一听，雖是日暖風和，也沒有一點聲音，只見幾片



落花，被这微微的风一吹，有几片飘出牆外，轻轻地落在地上。喜良心里暗想：好一个宁静的所在啊！於是寻找了几块石头，靠牆堆了起来，自己就扒了上去，在麦莖缺口处，向里面张望。

看处，果然是一所花园。右边有个荷花池，此时，只有几片荷叶，飘浮水面。水边有一个亭子，寂靜無人。荷池边有路，靠路有几树鲜花，开得紅艳欲滴。正要細看，忽听得有人道：“小春，你走前面吧，免得园子里有人，見了有些不便。”喜良一听是女子声音，觉得这园子里四下無人，果然看見，彼此不便，就打算一跳避开，可是麦莖里面有兩根柴棍子，挂住了衣服，一时不能解掉，只好慢慢地来解。

那說話的人，已过来了。前面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，头上一边挽了个小圓髻，一边梳了个小辮子，盤挽在小圓髻下，穿了一身紫色褂褲。后面随着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，头上挽个如意朝天髻，身上披着桃紅色的長褂子，橢圓臉兒，兩道長眉，周正的鼻子，生得十分清秀。那年長的姑娘道：“这榆叶梅开着紫的紅的，多么好看！你去前面請大夫、夫人看一回花吧。”那小的姑娘答应个“是”，抽身走去。

这时，这一只很大的彩色蝴蝶，从她头上掠空而过。那姑娘一抬头，看見了蝴蝶，引起了她的兴致，就把拿着的拂塵，赶那蝴蝶。蝴蝶飞得高一陣，低一陣，引得那姑娘来到路边。她見蝴蝶甚是狡猾，就將袖子一举，將拂塵扑了过去。蝴蝶一惊，就飞到牆外去了。她的袖子很大，为了扑蝴蝶膀子往上一举，自然手都全露在外边。姑娘一看，有人站在牆外，也就“哎哟”一声。

万喜良要解脫麦莖里面的棍子，所以还在牆外边。現在姑娘一嚷，他正剛剛解完，这就不敢停留，赶快跳下。剛走

兩步，忽然看見一個農夫，扛了一把鋤頭，站在面前笑道：“先生，我早已看到，你在此地偷看。這是孟大夫家。其實，通知一聲，要看，進去看好了。”喜良就撲去身上灰塵，拱手道：“哦！孟大夫家里，在這裡隱居多年了。”

一言未了，忽聽到紅門“呀”地一聲，突然開了，出來四個男子。有一個道：“就是他！身上粘着牆上的土，還沒有揮掉呢。”說着，用手指着萬喜良。萬喜良道：“是！剛才在你們家牆上，是我看了一看。這也不犯法吧？”那人道：“這話也說得過去。只是我們大夫，要對你當面問上一番。你同我們一路去。”

喜良聽了這話，心想：去吧，偷看了人家花園，人家要說兩句，自己還得忍受着；不去吧，偷看花園，究竟是小事，也許不罵我。因此站在这里，倒有些為難，只管把兩手摸索着自己的藍衫。

農夫放下了自己的鋤頭，將手搖着，笑道：“這沒有什麼，現在正在三月，百花開放的時節，你先生聽到孟家園里，花开得很好，就搬着石頭，把腳墊起，這樣看了一看，我想這樣說明了，孟大夫也不能怪你。你就去罷。”喜良道：“孟大夫聽說為人很好，我倒想見見他。不過這時候去見他，似乎於禮節上太亏了。”農夫笑道：“什麼亏不亏，去罷！”那紅門里出來幾個人，就更進一步，將萬喜良團團圍住。

喜良道：“你們圍了我，不過要我到你府上去。我去就是了。好在見了你們大夫，我賠個不是也就行了。”男子們聽說他願意去，就讓開一條路，請他先行。於是他放大了胆子，進了大門，由那姑娘撲蝴蝶的路往亭子上去。

三、許 婚

这个时候，那姑娘不見了。亭子上鋪了席子，席子上坐了一位老者。这老者头戴方巾，身穿紫綢袍子。看他三綰鬚鬚，飄在胸前，臉上甚是和气。喜良还不曾近前，那老者原来以为进来的必是一个坏人，抬头一看，却不是他想像中的人物，是一位年輕的諸生，而且眉清目秀，样子很是俊逸，便“啊呀”一声，連忙站起来。

喜良走到亭子下，向老者打上一拱道：“剛才在外面看到貴府园林甚好，看看四週，人跡稀少，斗胆搬了几塊石头垫着脚，在牆外望了一望。遇到一位农夫，說这是孟大夫家，我觉得自愧得很！”老者笑道：“我都知道，此事全出於誤会。剛才足下看我园林的时候，恰好小女在此扑蝶。她說，牆外有人張望。我想我們园里，有什么东西可拿，無非見这园内花木茂盛，貪看一番罢了。不过碰到女子，当然不便。我就叫我家人出去看是什么人，引来見我，打算告訴这园内尽管来，只是請事先言語一声，家里女子也好迴避。倒沒有猜到是足下一路人物。”喜良不料这个老者，言詞非常的好，便又是一揖，要告辞。

那老者手摸着鬚鬚，想了一想道：“今日你到舍下，要看我們这园林，也許沒有看够，請你再看一回。还有，老夫也沒什么事，請到舍下，快談一二。”喜良便道：“遵命。”那老者很喜欢，便下了亭子，引着他到堂屋里来。

这个堂屋，是很大的一間屋子，一面开了格子門，其余三面靠牆都摆了人坐的草織圍墩。正中一方，还摆了一尺高的条案。此外有些木桶，里面插上麈尾、竹簡之类。門前一

个大院，長着成圍的松树、柏树。老者引进門来，便讓他在上面坐，喜良不敢，在旁边的草墩上坐了，老者也就对面相陪。

坐定，老者就問貴姓大名。喜良道：“我叫万喜良。前兩日詔書到来，諸子百家的書，一齐要燒掉，当然不敢違抗，將書送到县里，把火燒了。父母見我非常难过，就命我到村前后玩耍。因見府上园林，非常的好，在园外久看了些，大夫不但不見怪，反而寬待，这是不敢当的。”老者道：“哦，你就是万喜良兄，早已聞名，幸会幸会！老夫姓孟，賤号隆德，仁兄或者已經知道。在这里告退十几年，只覺天下大事，我輩年老，已經無用了，未来的指望，都在你們年輕的人身上呢。”

当时二人談心，談得很投机。喜良遂將一肚皮的話，都傾筐倒篋地吐出来，就更令隆德欢喜，吩咐家里人，泡上兩碗湯来。一会子工夫，家人端过兩只陶制的大碗，里面盛着开水，放上一点家里用的薑呀、葱呀，这就是湯。把湯慢慢兒喝完，喜良看看院子里太陽，見松柏的影子已經东移，就起身告辞。

隆德站起，用手一攔，笑道：“慢着，我叫一声老弟吧。我們今天这一会，真是很好。若是就这样完了，很是可惜。你务必說哪一天再来。最好啊，就是明天。”喜良道：“就是今天不回去，也未为不可，不过家中就只有父亲、母亲兩個人，而且我出来，說了只为遊春，早些回去，免得二老掛念。”隆德道：“这是应当的。回去稟告父母，明日在我这里寬住兩天。我們这里叫孟家庄，想你父亲也必然知道。”喜良道：“好的，等明日告知父母，再来叨扰。”隆德执着喜良一只手，送到大門外，直等喜良的人影在路上走得消失了，方才回去。

回到內房，他的夫人王氏，帶着她的女兒孟姜女，正在屋裏窗戶底下，縫聯針線。這孟姜女，就是剛才遊園的人。這個姜字，本來是長女的意思，也有美女的意思。——但還有這樣一個傳說：孟家與姜家，是比戶而居的。孟家栽了一棵瓜，這瓜結藤，就繞着姜家的牆。後來僅僅只長了一個瓜。而且這瓜，也挨着兩家牆。於是兩家都要摘這個瓜。不過兩家也不願為這件事失了和氣，這瓜就兩家平分了。恰好瓜剛剛切開，而孟家就生了一女。這女子拜了姜家做乾娘，因之也就姓着兩姓，叫着孟姜女。這種傳說，倒是很有趣味的。

隆德當下就對女兒道：“你遊園過後，叫我去追那個牆外偷看的人，就派出家中人四個，把那人追回來了。這人是一個諸生，學問也很不錯，至於你扑蝴蝶，那全是湊巧。”王氏對隆德一看，見他還是喜洋洋的，因道：“你問過這諸生姓什麼嗎？”隆德道：“當然要問的。他叫萬喜良，明天還要到我們家來長談呢。”

王氏坐着，看看女兒，又看看丈夫，便道：“我和女兒，在屋背後張望了很久，確實是個諸生的樣子。呀！明天還會來？”隆德站在房門口，望了母女，好像還有話說。靜靜地過了一會，王氏道：“你好像有話沒說呀。”隆德道：“確是有話沒說。但是暫時我打算不說。”

王氏聽說，望着姑娘。孟姜女這時由草墩上站立起來，又牽扯一下衣服，便走了出去。

隆德手摸鬍鬚，然後道：“我的心意，想你也明白。明天他來時，我想和他提起婚姻之事。我問過他，他家中只有爹媽二人，看來也未曾完婚。照說，也不至於不答應。你們在屋後看了萬喜良許久，你覺得怎樣？”王氏听了非常高興，連忙點頭答應，便回後房與女兒商量去了。



到了次日下午，果然万喜良又来了。这回来，和隆德就显着很熟識，先在堂屋里坐着，后又到花园里逛逛。隆德看到此时，是提婚事的时候了，就手攀了一枝树枒，做个很不在意的样子道：“老弟，你家既是人口單薄，令尊也不为你定下一头亲事嗎？”喜良当然不知道他有提婚事的意思，看隆德已經站住，自己便也站住了，說道：“虽然婚事提过几回……”隆德听到这里，不免心头跳了几跳。他繼續道：“总是沒有成功。現在把書燒了，看看怕要不念書了，那就要改行吧。改什么行，而今还不知道。至於婚事，那更是無从談起了。”

隆德放了树枝，將右手一伸道：“老弟若是真地未定亲事，老夫倒有一头亲事，可以商量商量。”喜良道：“老伯，这是何等事，小姪还敢撒謊？”隆德輕輕咳嗽了兩声，又將鬍子摸摸，才道：“所提的亲事，也不是別个。老夫有一女，名叫孟姜女。老弟以前看园中景致，也看到了。若蒙不棄，就將小女許配閣下。”

喜良做梦也沒有想到提的就是他自己的女兒，当然十分欢喜，便拱手道：“老伯有这种好意，当然感激之至。只是婚姻大事，家中尚有父母在堂，要告訴父母，方能决定。至於小姪，無不从命。”隆德笑道：“这样說来，弟台已經依允了。至於归告父母，这是應該的。我想，令尊令堂对我的女兒，也大概沒有話說啊！”喜良作了三个揖，因道：“本来应当称岳父的，但是父母尚不知道，尚須稍待数日。”隆德点头。当夕，留着万喜良在孟家安宿。次日一早，便讓喜良报告父母。当然，这孟家是有名的人家，善田与何氏都很欢喜地答应了。

四、步 月

古来的婚礼，是很繁琐的，这里不必提它。万喜良、孟姜女在一番婚礼之后，孟姜女在新房中道：“万郎，现在书虽焚了，但一些不犯禁的东西，钞写也是无妨。”喜良坐在墩子上答道：“是。我们还要继续用功。不过父母也都已经说过了，万家就是一个儿子，孟家也只有你这一个闺女，吩咐我们，要两边过：在家过了几天，你我一块儿过去；我家有事，可以我先回来，你就多住一些时候。”

孟姜女正待出门，手扶着门框道：“是的，公婆这样说过多次了。只是我刚来七天，慢点儿谈罢。现在我打算整理机器去，也好织绢啊！”喜良道：“你刚来几天，就要织绢，不是太早了吗？”孟姜女道：“不，在家里不作事，也是闲着，织一点好。”说罢，她走了。

喜良想着：孟姜女真是贤妻，从前在家里，各事欢喜做，其实，不做也属无妨，岳父是个博学的人，他的书籍，都是她钞的，现在她要织绢，岂不埋没了她一肚的书籍吗！到了晚上，他点上菜油灯，书已经没有了，对着矮腿案上的灯，有点子遐想。房门一响，孟姜女来了，他连忙起来让坐。

孟姜女且不坐下，将身子背着灯光，用手一指窗户外一片月色道：“你看这月明之夜，夜色很好。我们去步月一番，你看好吗？”喜良道：“好！我正想步月呢。”孟姜女道：“我刚才问过婆婆，她也说，你在房里没有书看，正是寂寞得很，看看月色正好。”喜良道：“好，我们走吧。”

两人出了房门，向田野中走。这是四月天气，田中的麦呀、黍呀，在月下长起了绿色的帐子。有些水田，田里的青